

程氏考古编 程氏续考古编

新世纪万有文库
新世纪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新世纪

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本文库为国家“九五”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
程氏考古编
程氏续考古编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程氏考古编 程氏续考古编/(宋)程大昌撰;刘尚荣校点.
- 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2000.1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第4辑·传统文化书系)
ISBN 7-5382-5372-6

I. 程… II. ①程… ②刘… III. ①中国-古代史-史籍-考证②中国-古代史-史籍-研究 IV. K20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5806 号

学术策划	王 土 林 夕 柳 叶
文库工作室	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袁启江
总 发 行 人	俞晓群
责 任 编 辑	俞晓群 王丽君
美 术 编 辑	谭成荫
封 面 设 计	郑在勇
责 任 校 对	刘 琛
出 版	辽宁教育出版社(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)
发 行	辽宁省新华书店
印 刷	沈阳新华印刷厂
版 次	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7.75
字 数	163 千字 插页 1
印 数	1—3 000 册
定 价	9.30 元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第四辑弁言

在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第二辑弁言里，我们提出十二个大字为“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”：不求显赫一时，但愿传诸久远。两年来，大体上在循这方向工作。

据专家研究，当年王云五先生策划《万有文库》，雄心是要通过这套丛书，使得任何一个人或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，都可以通过最经济、最系统的方式，方便地建立其基本收藏。对于云五先生诸如此类的雄心壮志，美国的《纽约时报》曾有论评，说他在“为苦难的中国，提供书本，而非子弹”。对于当时战火遍地的中国，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举措。诚如专家们所说，这可能是旧中国的年代里，“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了”。

对于今天的中国，吾辈有幸，已经不复再有书本与子弹之间的选择。但是在人生的历程中，选择终将存在。我们师法先贤，着眼现实，把当今出书的选择重点放在久远，而非一时。我们希望，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急待造就新的公民的过程中，这套书能起到一种基本资料的作用。读者在这里，不大可能发现新潮奇思、时论近说，更不会见到种种足以刺激当代人感官的精神“子弹”。我们希望提供的只是一种真正的“书本”，那些经过历史的久长考验、几世代读者的不断考诂，因而得以积淀留存的

“书本”。在今天做这工作，不免有“老掉牙”之讥，而由我辈过去并无很多历史积累的非王牌出版社行之，更有汲深绠短之叹。但是，据我们浅见，造就一代新民，在众多英豪前瞻未来之余，实在还需要研读旧籍陈典，了解历史故实，掌握前人经验。人类之所以有“书本”一物，其主要功用之一，不正在于此乎？！

按此设想检视，传统文化、近世文化、外国文化三部分，第一、二部分大抵可以仍旧，第三部分则今后需更多侧重历史典籍，及其相关资料。当今满城争说新世纪之际，我们却一再奉劝读者，何妨返顾已经过去的近一二个世纪的世界，看看当年域外诸景，也许对于方今之决策，不无裨益。因为终究来说，我们在新世纪来临之际，也许会想到，中国或许还有一些功课要补做——为了以后更伟大的未来！

一九九九年十一月

本书说明

《程氏考古编》十卷，又《程氏续考古编》十卷，宋程大昌（1123—1195）撰。《程氏考古编》或省称为《考古编》。

大昌字泰之，徽州休宁（今安徽海阳县）人。登绍兴二十一年（1151）进士第。宋孝宗锐意事功，而大昌进言“帝称善”，为官又颇有政绩，累迁权吏部尚书。光宗时以龙图阁学士致仕，卒谥文简。大昌笃学，精于考辨，除《考古编》外，又有《禹贡论》《易原》《雍录》《演繁露》等著作行于世。《宋史》入《儒林传》。

《程氏考古编》十卷，是一部以考据见长的学术专著。作者辨析经义之乖违，订正史传之阙谬，议论纵横，观点新颖，颇有发人深省者。尤其是作者精心写成的《诗论》十七篇，反复阐述《诗经》有“南”、“雅”、“颂”，却无“国风”之名，此受当时学风影响有标新立异之意，然亦可备一说。又如《正朔》六考，《象刑》五辨，《中庸》四论等，刻意求新又言之有据。他如“白乐天诗穷乃工”，“秦以前已曾刻石”，明“荀卿称子弓乃仲弓”，斥韦述“唐六典未尝颁用”之类，均可见作者知识渊博，考订严谨，聊可为读史考古之一助也。

此书通称《程氏考古编》，“四库全书”曾予著录，传世钞本、刊本数种，并经名人精校。今以最古的《儒学警悟》本为底本，校以张海鹏《学津讨原》本（简称学津本）及李调元校正的《涵海》本（简称李校本），并查核有关的经史著述。文字异同，不主一本，择善而从，逐条撰写了校勘记。然则如卷十《对扬》等仍有某些讹脱不成文者，前贤未敢妄补，今亦只能阙疑，以俟再考。

《程氏续考古编》十卷，是正编内容的补充与考辨的延深，更侧重于考订诸史。这里涉及取官典制、户役政刑、地名沿革、经籍原委等，其中不乏独树一帜的新奇见解，引起历史学家的重视。而如“仁宗厚葬”（卷五）、“契丹称叔侄”（卷十）之类富有现实意义且不为尊者讳的条目，直刺宋君之隐痛，显示出作者非同凡响的学术勇气，更具参考价值。

《程氏续考古编》迭经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等书著录，惜乎“四库全书”不予收采，亦未见宋元刊本传世，惟赖钞本延续命脉。今所知见钞本有二：其一为铁琴铜剑楼旧藏明钞本十卷，每半页十四行，行二十二字，有瞿熙邦校跋。瞿氏收藏此书全帙，初不以为贵。傅增湘癸酉（1933）南游过瞿氏书斋得见该书，喜出望外，据以补配傅氏录存的另一明钞本缺卷，引起瞿凤起的重视，瞿氏遂将全书手勘一通，文字讹夺处多有误正。其二即傅增湘《藏园群书题记》所载另一明写本，存卷六至十，每半页十行，行二十四字，蓝格绵纸，钤“会稽钮氏世学楼图籍”朱文印。以上两部钞本，今并存于北京图书馆善本室，盖因久晦不彰，学者或疑其佚而失传。今据明抄本迳录，始得重见天日，实学界之幸事也。

《续考古编》仅能用两部同源之明钞本互校，参照瞿氏原校虽订正了某些讹误，然正文仍多疏漏，又无别本可供参校，乃取程氏援引诸书复核相关文句，多有校正。个别明显误字则据文义径改，俾该书得以卒读。凡此校正之处均逐条详列校勘记，既保留钞本原貌，又陈明校订依据，便于读者核查审正。

两书均按原有的小标题编目，每条自为起讫，不再分段，但加新式标点而已。《续考古编》中间注所出书名卷数，虽不精确，亦可旁参，一律保留，小字标注各条之后。诸家题跋或述传钞源流，或评内容得失，选数篇收为附录，分列两书卷末。

《程氏考古编》和《程氏续考古编》由中华书局编审刘尚荣校点整理并撰写说明。

程氏考古编

考古编序

予赋性朴拙，琴弈博射，法书名画，凡可以娱暇消日者，一皆不能。又全真委命，雅不信祈禳可以得福，卜相推占之可以择利避害，故缙黄方技之士，无因而前。间因莅官接物之隙，兀坐无为，则所为交际酬酢者，惟古今新旧书册而已。自古至今，若圣君贤臣，有作有述，有释有驳，至予而精言高义，略无遗讥矣，予方奉教不暇，而敢赘出其见哉！若诸儒训传，历代故实，循其所传，稽其所起，苟或未至安惬，则默识诸心，若有结未释者，旁求参考，久忽究竟，揆诸本始而明，协诸旁证而合，则遂忻然自幸，如处暗见晓，不知其笔之疾而书之彻也。呜呼！固有乐于创发古义而跃如不制者矣，亦安知无讳非伏郑而消其多事也欤！知我罪我，无非所恤，姑从务实求是者，而行其志焉斯已矣。古语曰：“有弗辨，辨之弗明，弗措也。”则贵乎至当不易也。又曰：“温故而知新。”则又贵乎浚井得泉也。而予敢安于已措而息于既者哉！求闲苟遂，益取平日所拟，而尽究其极，五十九年之非，忽其自见，则其为可乐，岂胜厚哉！旧著恐遂散佚，辑为一编，以便寻绎，而叙识其所从作，苟有见，当缀续其后也。淳熙辛丑七月一日，新安程大昌泰之书于泉南安静堂。

【目录】

程氏考古编目录

考古编序 / 1

考古编卷之一 / 1

诗论序 / 1

诗论一 / 1

诗论二 / 2

诗论三 / 3

诗论四 / 3

诗论五 / 5

考古编卷之二 / 6

诗论六 / 6

诗论七 / 7

诗论八 / 8

诗论九 / 9

诗论十 / 10

诗论十一 / 11

诗论十二 / 12

考古编卷之三 / 15

诗论十三 / 15

诗论十四 / 16

诗论十五 / 17

诗论十六 / 18

诗论十七 / 18

正朔一 / 19

正朔二 / 20

正朔三 / 21

考古编卷之四 / 22

正朔四 / 22

正朔五 / 23

正朔六 / 24

象刑一 / 24

象刑二 / 26

象刑三 / 26

象刑四 / 27

象刑五 / 28

考古编卷之五 / 30

三宅三俊一 / 30

三宅三俊二 / 31

三宅三俊三 / 32

舜论 / 32

禹论 / 34

夫子论一 / 35

夫子论二 / 36

考古编卷之六 / 38

中庸论一 / 38

- 中庸论二 / 39
- 中庸论三 / 39
- 中庸论四 / 41
- 庄子论 / 42
- 汉丞相封侯 / 43
- 考古编卷之七 / 44
- 唐初对御草制 / 44
- 妇人拜 / 44
- 唐试通昼夜 / 45
- 御药院掌礼文 / 45
- 古书传记 / 46
- 立武后 / 46
- 古诗分韵 / 46
- 君子贵乎道者三 / 47
- 后汉傅会讖语 / 47
- 发运司 / 48
- 缙钱省陌 / 49
- 张平叔请官巢盐 / 49
- 诗穷乃工 / 49
- 子沈子子列子 / 50
- 昭武庙立像 / 50
- 武宗用道士赵归真言斥
佛教 / 51
- 史记称武帝 / 51
- 皇甫谥未必肯师退
之 / 51
- 汉特祭滕公 / 51
- 后九月 / 52
- 六奇秘计 / 52
- 后山用僧句意 / 52
- 考古编卷之八 / 53
- 华清宫生荔枝 / 53
- 子司 / 53
- 中书舍人对还诏书 / 54
- 年四十而见恶焉 / 54
- 凌烟功臣 / 54
- 名官阙避忌 / 55
- 外国地理书难信 / 55
- 王书乐毅论 / 56
- 兰亭 / 56
- 黄庭经 / 57
- 王僧虔论书 / 57
- 罗池碑 / 57
- 民献十夫 / 58
- 庙在郡国亦名原庙 / 58
- 李藩涂诏 / 58
- 法从 / 59
- 魏征寝 / 59
- 冠者五六人 / 60
- 天地有限 / 60
- 行不由径 / 60
- 考古编卷之九 / 61

周太祖葬剑甲袞冕 / 61
僧尼拜天子 / 62
忤 / 62
舞马起于景龙间 / 62
六典 / 62
伏生口讹 / 63
北景 / 63
左藏火禁 / 63
食其 / 63
戚夫人生里 / 64
黎明 / 64
郝灵荃 / 64
台谏纳副本 / 65
中书舍人七员 / 65
虬须传 / 65
进马匹二十千 / 66
书后遽空 / 66
黄帝合而不死 / 66
土风 / 67
里行 / 67
进止 / 67
不怨 / 68
考古编卷之十 / 69
禄薄不可养廉 / 69
当时人言时事有不同
者 / 69

荀卿称子弓为仲弓 / 70
贤书献祖庙 / 70
秦以前已曾刻石 / 70
欧阳易亡 / 71
平阳公主 / 71
对扬 / 71
以征伐利归臣下利不归
人主说和 / 72
便道之官 / 72
春夏行刑 / 72
贵粟 / 73
官俸有借钱 / 73
杀一不辜 / 73
冯商续史记 / 74
通侯 / 74
立讲 / 74
唐李贤注令鲜承误 / 74
史记语为汉书所更 / 75
水经不纯桑钦书 / 75
菑县 / 75
秦穆公以人从死 / 75
以绢准赃 / 76
税不可合其名为一 / 76
少艾 / 76

考古编校勘记 / 78

附录·考古编题跋选录 / 90

一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/ 90

二、李调元：《程氏考古编》
序 / 90

三、屈振镛跋 / 91

四、张海鹏跋 / 91

五、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
三则 / 92

考古编卷之一

诗 论 序

三代以下儒者，孰不谈经而独尊信汉说者？意其近古，或有所本也。若夫古语之可以证经者，远在六经未作之前，而经文之在古简者，亲预圣人援证之数，则其审的可据，岂不愈于或有师承者哉？而世人苟循习传之旧，无能以其所当据而格其所不当据，是敢于违古背圣人，而不敢于是正汉儒也。呜呼，此诗论之所为作也。

诗 论 一^①

《诗》有《南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，无国风，其曰“国风”者非古也。夫子尝曰：“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。”又曰：“《大雅》云。”又曰：“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。”未尝有言国风者。予于是疑此时无“国风”一名。然犹恐夫子偶不及之，未敢遽自主执也。《左氏》记季札观乐，历叙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、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、《颂》，凡其名称与今无异。至列叙诸国，自邶至豳^②，其类凡十有三，率皆单记国土，无今《国风》品目也。当季札观乐时，未有夫子，而《诗》名有无，与今《论语》所举悉同。吾是以知古固如此^③，非夫子偶于《国风》有遗也。盖《南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，乐名也，若今乐曲之在某宫者也。《南》有《周》、《召》，《颂》有《周》、《鲁》、《商》，本其所从得

而还以系其国土也。二《雅》独无所系，以其纯当周世，无用标别也，均之为《雅》。音类既同，又自别为大小^④，则声度必有丰杀廉肉，亦如十二律然，既有大吕，又有小吕也。若夫邶、鄘、卫、王、郑、齐、魏、唐、秦、陈、桧、曹、豳，此十三国者，《诗》皆可采，而声不入乐，则直以徒诗著之本土。故季札所见，与夫周工所歌，单举国名，更无附语，知本无国风也。

诗 论 二^⑤

春秋战国以来，诸侯、卿、大夫、士，赋《诗》道志者，凡《诗》杂取无择，至考其入乐，则自《邶》至《豳》，无一《诗》在数也。享之用《鹿鸣》，乡饮酒之笙《由庚》、《鹊巢》，射之奏《騶虞》、《采蘋》，诸如此类，未有或出《南》《雅》之外者。然后知《南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为乐诗，而诸国之为徒诗也。《鼓钟》之诗曰：“以《雅》以《南》，以龠不僭。”季札观乐，有舞《象箛》《南龠》者，详而推之，《南龠》，二《南》之龠也；《箛》，《雅》也；《象舞》，《颂》之维清也。其在当时亲见古乐者，凡举《雅》《颂》，率参以《南》，其后《文王世子》又有所谓“胥鼓《南》”者，则《南》之为乐古矣。《诗》更秦火，简编残缺，学者不能自求之古，但从世传训故，递相授受^⑥。于是创命古来所无者，以为“国风”，参匹《雅》、《颂》，而文王《南》乐，遂包统于“国风”部汇之内，虽有卓见，亦莫敢出众疑议也^⑦。杜预之释《左氏》，亦知《南龠》当为文乐矣。不胜习传之久，无敢正指以为二《南》也。刘炫之释《鼓钟》，虽疑“雅南”之“南”当为二《南》，亦不敢自信，惟能微出疑见，而曰《南》如《周南》之意而已。夫诸儒^⑧既不敢主二《南》以为《南》，而《诗》及《左氏》虽皆明载《南》乐，绝不知其节奏为何音何类，其赞颂为何世何主，惟钩命决之。《书序》载四夷凡乐适有名《南》者^⑨，郑氏因遂采取以传足其数，孔颖达辈率皆因袭其说。凡六经之文有及于“南”者，皆指南夷

南乐以应塞古制，甚无理也。且夫周备古乐，如《韶》、《夏》、《濩》、《武》，各取一代盛极者用之，何有文王《象舞》而独采夷乐以配？此其谬误不待辨而白也。假设其时欲以广取为备，乃四夷之乐，独取其一，何名为备？反覆讨论，凡诸儒之所谓《南》者，揆之人情则无理，质之古典则无据。至于《箭》之《舞象》，《龠》之奏《南》，凡季札之所亲见者，明言其为文王之《诗》，苟是《南》也，而非二《南》之《南》，则六经夫子凡其谓《南》者，果何所指耶^⑩？此予所以敢违诸儒之说而断以为乐也。

诗 论 三^⑪

周之燕祭，自《云韶》等类兼采异代以外，其当代之乐，惟《南》《雅》《颂》三者，随事配用诸序，序所为作，具言其音^⑫，大抵皆入律可奏也。清庙之《诗》凡三十一，其不指言祭祀者八，而皆作之于庙也。至于商十二《诗》，其存者五，皆配声以祀，知非徒诗也。鲁之《颂》，虽不皆于祀乎用之，而其始作也，固已得谓为《颂》矣^⑬，其节奏必皆依颂成声^⑭，故得齿于商、周而无嫌也。《语》曰：“夫子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。”又曰：“师挚之始，《关雎》之乱。”夫《关雎》乱于师挚，《雅》《颂》得所于乐正之后，非乐而何？子谓伯鱼曰：“女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矣乎？”“为”之为言，有作之义，既曰作，则翕纯徽绎，有器有声，非但歌咏而已。夫在乐为“作乐”，在《南》为“鼓南”，质之《论语》则知“三年不为乐”之“为”，吾以是合而言之，知二《南》二《雅》三《颂》之为乐无疑也。

诗 论 四^⑮

《南》《雅》《颂》以所配之乐名，《邶》至《豳》以所从得之地名，

史官本其实，圣人因其故，未尝少加损也。“夫子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。”其曰“得所”者，复其故列云尔^①。既曰复其故列，则非夫子创为此名也。季札观鲁在襄之二十九年，夫子反鲁在哀之十一年，却而数之，六经之作上距季札无虑六十余年，《诗》之布于《南》于《雅》于《颂》于诸国，前乎夫子，其有定目也久矣^②，则不待夫子既出而创以名之也。学者求圣人太深，曰：六经以轨万世，其各命之名，必也有美有恶，或抑或扬，不徒然也。重以先儒赘添《国风》一名，参错其间。四《诗》之目^③，万世不敢轻议，又从而例其义曰：“一国之事，系一人之本，谓之《风》。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风，谓之《雅》。雅者，正也，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。政有小大，故有《小雅》焉，有《大雅》焉。《颂》者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。”四者立而大小高下之辨起，从其辨而推之，有不胜其驳者矣。《颂》愈于《雅》，康宣其减鲁喜乎！《雅》加于《风》，则二《南》其不若幽厉矣。先儒亦自觉其非，又从而支离其说曰：《风》有“变风”，《雅》有“变雅”，不皆美也。夫同名《风》《雅》，中分正变，是明以玕璠命之，而曰其中实杂砒砢，不知何以名为也。且其释《雅》曰：“雅者正也。”则《雅》宜无不正矣。已而觉其《诗》有文武焉，有幽厉焉，则又自正而变为政^④，自政而变为大小废兴，其自相矛盾类如此。又有大不然者，东周之玉位号以世，虽齐威、晋文，其力足以无上，而颡首归尊称之曰王，不敢少变^⑤。信如先儒所传，实有《国风》，而《风》又非王者总统列国之称，则夫子间《黍离》于卫、郑，其遂以天王之尊下伍列国矣^⑥。累百世儒者，至此不敢极辨，盖皆心知其不然，而无说以为归宿^⑦，故宁置之不谈而已。此皆始于信四诗而分美恶^⑧，故虽甚善傅会者，愈凿而愈不通也。且《诗》《书》同经，夫子删定《诗》有《南》《雅》《颂》，犹《书》之有《典谟》《训诰》《誓命》也。诰之与命，谟之与训，体同名异，世未有以优劣言者。其意若曰：是特其名云尔，若其善恶得失，自有本实，不